

柳青
LIU QING
文集

第

1 2
3 4

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柳青
文集

LIU QING

第3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青文集. 第3卷/柳青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02-004987-7

I. 柳… II. 柳… III. ①柳青(1916~1978) — 文集
②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3855 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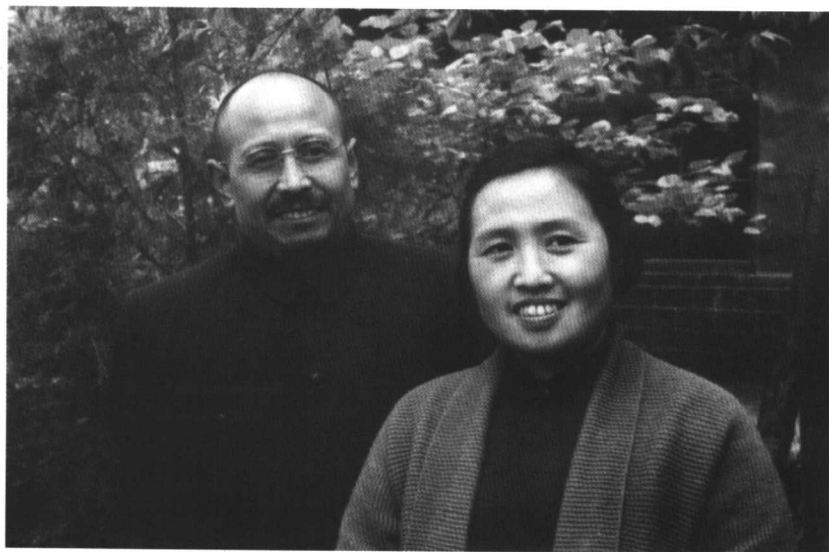
摄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。



与皇甫人民公社干部交谈，摄于1963年。



在皇甫村居所与来访者交谈，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。



与妻子马葳在皇甫村居所，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。

上 卷

第 一 章

立冬以来,汤河流域一直没有认真地冷过。冬至到小寒的半个月中间,曾经变过一回天,刮了一下午五级到六级的西北风。那天黑夜,落了不到二寸雪。第二天太阳一出,刚刚半天工夫,一层薄雪就化得无影无踪了。隆冬的渭河平原,白日仍旧温暖如春。蛤蟆滩渠道里的紫草和鸡爪草,青翠晶亮,在急湍的清流里快活地漂摆着。庄稼人们谈论着:解放后的冬天比解放前的冬天暖和了。有些人说:是人们心里暖和。那些人则坚持:天气也的确暖和了,而且还是一年比一年暖和啊……

阴历癸巳年十一月二十七,小寒前六天,一九五四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来到了蛤蟆滩。

在蛤蟆滩周围——在黄堡镇、上堡村、下堡村、冯店村、章村、杨村,以及田地和蛤蟆滩毗连的峪口区赵村和竹园村,新年来得相当热烈,有声有色。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运动,已经乡乡进入敲锣打鼓送粮入仓的阶段了。区、乡政府、商店、邮政代办所,都贴起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红纸对联了。各乡的六年制完全小学,为了庆祝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新年,在街道上起扎了柏叶牌坊。老师们和高年级学生们,还敲锣打鼓,化装游行哩。有的装扮成非常愉快的工、农、兵、学、商群众,拿着工具、农具、武器、钢笔和算盘,手舞足蹈,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。有的装扮成艾森豪威尔、杜勒斯、麦克阿瑟和他们在台湾岛上豢养的走狗。看看艾森豪威尔愁眉苦脸,杜勒斯阴险毒辣的样子吧!麦克阿瑟在游行的行列里颠簸着,架着伤兵拐棍,显出一副狼狈相。把余粮卖给国家以后心情愉

快的庄稼人们，指着穿黑礼服、拿文明棍的那个美国人，叫他：“杜老四！杜老四！”然后呵呵地笑着，高兴极了，畅快极了。……

但这个时候，整个蛤蟆滩却是严肃的。上下河沿大约有三十户左右的庄稼人，要和几千年古老的生活道路告别了。他们要走上一条对他们完全陌生的生活道路了。所有坚决走这条新路的庄稼人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疑虑的庄稼人，和被邻居们造成的形势逼着不得不跟着走的庄稼人，家家户户都在经历着一个激荡人心的历史时刻。心情振奋的、心情沉重的和心情郁闷的灯塔农业社各阶层的社员们，他们把心思全贯注到建社的事情上去了。就说那些决定暂时不入社的庄稼人们吧，也在眼巴巴地盯着，看灯塔社到底怎么办呀。谁还算它哪一天过阳历年呢？可以说蛤蟆滩的大部分庄稼人，对周围大村庄的锣鼓声和歌舞游行，没一点兴趣。甚至于中共渭原县委派到这里的建社工作组，对过新年这码事也糊里糊涂。建社工作组和建社委员们，一部分人在忙“四评”——评土地等级、评劳力底分、评牲口价和农具价；另一部分人在抓思想教育，对所有将来要参加集体劳动的男女社员，进行有关团结性、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起码的教育。和这两样事情同时，在下河沿冯有义草棚院和上河沿郭庆喜草棚院，给两个生产队的饲养室盘槽的工作，也不能被挤掉。所以，中共黄堡区委，在元旦早晨，派骑自行车的通讯员到蛤蟆滩，通知建社工作组的县区干部去参加新年会餐的时候，大伙都瞪眼了。

“啊呀！今天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吗？……”

一九五四年了。元旦这一天，好平静的蛤蟆滩呀！渠岸上有啃枯草的牛。庄稼院周围有觅食的鸡。温暖、明朗的阳光，热情地把庄稼人吸引到室外来，开会、做活、闲谈。谁不愿意享受冬天的好天气呢？只有姚士杰一人，在他的四合院正房东屋炕上，抱着脑袋睡觉！

郭世富在统购粮入仓以后,今天是第一次出了街门。这位大庄稼院的家长,和从前一样,衣冠整洁。他头上戴着老伴在热天给他保存得很好的毡帽。他浑身上下,穿着一色新浆洗过的黑市布棉衣。他要尽量摆出一种“没有什么”的神气。但没出街门的这半个来月光景,毫不留情地在他外貌上留下了惹眼的痕迹。老汉瘦啰——脸色暗了,颧骨高了,皱纹深了。他两鬓的白头发,也比粮食统购以前多了一些。春天,老汉兴高采烈地盖起了准备囤放余粮的前楼;诸葛亮活着,也想不到当年冬天,共产党就想出这个粮食统购统销的主意!每一场空欢喜后头,都紧跟着一场实难受。十八石余粮,卖得老汉体重至少能轻十斤!

世富老大现在出了街门,他看看官渠岸村巷的东头,又看看西头。噢!那里,在小土神庙前头,官渠岸的“闲话站”上,几个老中农在晒太阳,说闲话哩。看见了他们,老汉皱纹脸上有了一丝笑容。他在背后提着长烟锅,朝那几位闲人走去了。

出门见喜!今天在这里的是几个好庄稼人。他看见一个身派粗壮的结实庄稼人,站在那里正发什么议论。那不是杨加喜吗?是哩!就是他!这人言多,可是个有钢人。民国十年前后,加喜在下堡村卢秀才书馆念过三年书。半部《论语》囫圇装在肚里头,怕至今也没消化开;可是他念过《朱子家训》这本农村名著,可在官渠岸行了好事。世富老大不识字,趁下雨天和上集走路的工夫,他向杨加喜学了许多朱伯庐^①治家格言。那些格言,几百年来,都是大庄稼院过富裕光景的经典。郭世富一个粗笨庄稼人嘛,要不是这位明朝人的精神影响,他哪能使一个落荒到蛤蟆滩的穷家,发达成现在的样子呢?现在,世富老大看见杨加喜站在土神庙前,大声说笑,他立刻感觉到心里宽慰了许多。加喜和他爹务劳起三亩大一片桃园。他家每年收入几百元,家业渐渐兴旺起来了。种庄稼的

① 辞源注:朱伯庐,明季诸生,入清隐居不仕,其学确守程朱……

学者侃侃而谈,这就证明粮食统购统销和灯塔农业社建立,对于富裕庄稼人,并不像世富老大蹲在炕上所想象的那么暗淡吧?

郭世富看见了:蹲在杨加喜左边的,是虎头老二。嘿!数九天,头剃得亮光,舍不得叫老婆给你做一顶帽子戴?这孙兴发养一匹好马,见天早晨出去拾粪,牵着马遛。谁想碰碰马的缰绳吗?滚开!人家都叫他“马亲家”哩。蹲在杨加喜右边的,世富老大闭上一只眼,也认出那是草阎王郭振云。这人对庄稼地里长出来的杂草,铁面无情,锄草刨根,狠心透了。他做活没个定时。肚里饿得动不得了,就算晌午了;看不见做活了,就算天黑了。这两个“务实庄稼人”,曾经不止一次当众宣布:他们不喜愿互助合作。这是毛主席许可的!他们不像有学识的杨加喜那样灵活,看见对自己有利的时候,就和贫雇农邻居们互助做活。他们比杨加喜更加“务实”。世富老大从心眼里喜爱他们。想起他们,他就觉得自己在下堡乡五村,绝不像姚士杰那么孤立。他是有伙伴的!

郭世富在村巷里向土神庙走着,在心里宽慰自己:

“算哩!甬难受哩!十八石粮食,从黄堡粮站的仓库里头回不到咱楼上。咱白难受做啥?咱还是往前看吧!”

现在,世富老大慢慢走到小土神庙前头来了。

孙兴发和郭振云站起来了,表示欢迎官渠岸的长辈来到“闲话站”。老汉自信:他在他们中间的威信,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,是共产党不可动摇的。

郭振云咧开稀疏胡子的嘴巴笑着,亲切地说:

“大叔!你看日头爷爷多红?噢?”

“噢!”本家叔叔很和善地笑笑,说,“不像数九天……”

孙兴发一只粗糙手摸摸亮光头,说:“头九,二九,不算九,小寒到大寒,才冷呀。……”

“对!”郭世富也同意,“小寒不冻大寒冻,大寒不冻来年定起虫……”

闲话说得十分愉快。但完全靠自家的劳动培育起一片桃园，多少有点自负的杨加喜，对世富老大就不那么尊敬。他看见他红光满面的胖脸上，带着嘲笑的表情。四十多岁的粗壮庄稼人，一只手拍拍饱满的肚皮，问郭世富：

“怎样？好些哩？你？”

“好哩。”世富老大痛快地回答，努力把脸挺得板平，表示他已经不在乎那十八石粮了。

但是旧社会不断地向他传授过治家格言的杨加喜，并不放弃教给他新社会过日子的新态度。聪明庄稼人更加明白地劝说他：

“往宽处思量。老哥！咱土疙瘩庄稼汉嘛，顺着国策走，没错！这如今，人民政府按牌价买粮食哩。你记得不？国民党要了军麦，又要马料。嘴说等着发官价，给过你一个麻钱吗？嘿！提着马棒，到咱官渠岸来，吓得鸡飞狗跳墙。你郭世富没挨过马棒，还是我杨加喜没挨过马棒？……”

马亲家和草阎王声明：他们没有挨过马棒。不管国民党的官民从黄堡镇过汤河，还是从下堡村过汤河，他们总是来得及朝峪口区的赵村或竹园村跑。人家从来也没有追上他们过……

可怜的郭世富说什么呢！他挨过国民党的马棒。为了军麦的事也挨过，为了马料的事也挨过。他总是希望：多说好话，少拿粮食。他想：国民党也是人嘛。谁知道马棒和拿马棒的人，全没人性。唉！杨加喜！你的嘴真爱拍！说起来好像口袋装西瓜，直出直入，没有拐弯，也没有分寸。他也挨过马棒嘛！你说这个，有什么光彩吗？现在，世富老大不得不说几句话，来表明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态度了。

世富老大在孙兴发和振云侄子中间，蹲下来。他把烟锅插进烟布袋里头。他一边装着烟叶，一边思量着。他望着终南山一直白到山脚的雪峰，想好了他要说的几句话：

“加喜！你甭冤屈好人！自解放到如今，五个年头了，咱没违

抗过国策。把余粮卖给人民的国家，支援工业化，咱最满意。咳！粮食放在家里能怎？虫吃，老鼠糟蹋。加喜兄弟哟！粮食不是在楼上放着哩。粮食是在哥的心上放着哩。这如今，一下卖了倒好！为啥哩？省心！钱存在银行里，用多少，取多少，还有利息咯……”

他把干部们宣传的话，全部说完以后，才划着洋火，吸着了旱烟。他现在相当地平静。杨加喜新旧社会对比的话，对他起了一些作用。他说话的表情临时增添了真实的感觉。

畅快人杨加喜仰脸对着雪白的终南山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那么，你今年肚疼，不是疼粮食吗？”

“唉——”郭世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难受地挤了挤眼，说，“好兄弟哩！人过了五十，如比庄稼过了白露，一天不如一天。我这肚疼病，年年冬里犯，有一年日子多，有一年日子少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？受了凉犯，吃不对胃口也犯。屋里人都说：要当心。当心！当心！土疙瘩庄稼人嘛，七事八事，紧时忙时，怎个当心？”

他说得杨加喜、孙兴发和郭振云三人，都很感动。他的来到引起的这段插话，就这样搁过去了。

蛤蟆滩的评论家杨加喜，现在言归正传了。

“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是冯有万，妇女队长是郭秋霞……”

“郭秋霞？”兴发老二和振云老三惊住了，“哪个的媳妇？”

“媳妇？这辈子当不成媳妇啰。欢喜他妈！任老三的寡妇！几回普选，咱叫她起官名，她都不起。咱这个选举委员脸面小，只好在选民册上登记任郭氏。这回她要当社干部，得报县委批准。她投建社工作组的女同志王亚梅，给起了个郭秋霞。王同志说这是老来红的意思。”

三个听众都嘿嘿笑了。老来红！真个可笑！在他们老庄稼人脑筋里，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名字，一个五十多岁老婆子的模样，两样怎能联系起来呢？叫起来不嫌歪嘴吗？欢喜他妈不脸红吗？

郭世富很高兴知道灯塔农业社的情况。他可惜自己来迟了，

没有从头听起。他想问问社长、副社长和会计是谁,但是自负的评论家继续报道了。

“第二生产队的队长是杨大海,妇女队长是廖树芬,拐子福旦的媳妇。才二十一岁,拖了两个娃子。你们口张了那么大做啥?振山给他们建议来:‘不行啊!不行啊!一个家里妇道多了,还惹是生非哩。上河沿生产队二十来个女劳力,毛长嘴尖,拐子福旦媳妇怕拿不起来吧?’人家不听。人家单挑劳动好,诉旧社会的苦能哭下的那号人。卢支书说:办社走贫雇农路线,比土改还当紧。区委王书记说能耐是锻炼出来的。咱振山见区乡的头头一个调儿,他再没吭声……”

三个老中农听着,一个个都点着头,表示佩服郭振山精明。他们的观点接近:灯塔社男干部的阵势倒还罢了,要是出乱子,就在女人们这方面。在他们老脑筋的印象里,无论哪个大家庭分家,都先是女人们过不到一块。他们很高兴能够站在这样近的旁边,看见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的成立和垮台。这是多么有兴趣的事情啊!

郭世富很爱听这种谈论。他打听灯塔社当头目的人选。他觉得办得成办不成,这个最重要。但是杨加喜不喜说重复话。振云侄子给本家叔父介绍:

“梁生宝是社主任。高增福是副主任。欢喜是会计。驻社干部就那韩培生嘛!你不记得吗?高个子……”

世富老大听了,低了头。他的脸色阴沉了。他心想:真倒霉!这几个人,他看见他们,心里就怪别扭。他们终于还是扭到一块办社!世富老大打了一个寒颤,觉得今天很冷。他和灯塔社的这帮将领,暗暗较过量。他知道他们是些不很弱的人。杨加喜随便轻视他们,不见得明智。

一贯自负的杨加喜,现在开始谈论办事能力的重要性。

“能耐不要紧吗?”他大声地笑着说,“既然能耐不要紧,振山是官渠岸的人,又不入他上下河沿办的灯塔社,为啥要吸收他当建社

委员哩？评地等，评牲畜，评农具价，哪样事情不要咱的郭主任说话？都叫他社外公道人！没点眼力，怎能公道？实话说吧！郭主任说下的，就和斗量过、尺子打过的一样。有一回，一个西杨村人，提一包棉花路过咱村。振山说：能有十二斤。我心里思量：不信你长个金口玉牙！我故意从屋里取来秤一称。好！十二斤四两！”

杨加喜说毕，两手响亮地一拍，然后摊开，仰头朝着冬季浅蓝的天空，哈哈大笑。这个自足、自负的庄稼人！他完全不能克制自己表明对能人的崇拜。他丝毫也不像有意扩大郭振山的影响。但他这番评论，却无形中感动了三个老一代庄稼人。他们对官渠岸的群众领袖——代表主任郭振山，也是满怀着尊敬。郭世富突然领悟到：将来在蛤蟆滩有资格、有本事同灯塔社较量的，恐怕只有郭振山。

郭世富多么后悔，活跃借贷失败以后，千不该万不该怠慢振山侄子。他恨自己老糊涂了！

“人为一口气，丢了十亩地。实实在在！”郭世富难受得自思自叹。

世富老大噙着烟锅，低着头，恨他自己：为什么在讨论活跃借贷的会上，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呢？为什么不继续拿出石把粮食，光一光振山侄子的脸面呢？他从郭县买回来“百日黄”稻种，为什么只打发一个小娃娃告诉振山侄子呢？人家是很强的人，怎能低三下四来分稻种嘛？糊涂！糊涂！……

郭世富陷入一种痛心的回忆中。这当儿，杨加喜他们也不闲谈了。世富老大以为他们在看着他，奇怪他为什么突然难受起来。当他听见一个人轻轻的脚步声的时候，他抬起戴毡帽的头来了。噢！原来他们在盯着从西边走来的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女人。

现在这女人正从小土神庙前经过。剪发，红糖糖的脸盘，穿着一身农村人走亲戚的海昌蓝衣裳。仪容和举动，相当地庄重、大方。情绪是兴奋的，好像她有什么喜事。

四个闲人一直目送着她的背影。她过了官渠，向下河沿走去
了。

杨加喜问：“这是哪个村的女人？你们谁认得吗？”

马亲家兴发老汉说：“我认得。这是竹园村的闺女，漉河川范村的媳妇。年前她走娘家，常经过咱村。怪事！听说给范村家离婚了，怎么又在这条路上走哩？难道又复婚了？”

大伙有了兴趣。蹲的人都站起来了。他们绕过小土神庙又看她的背影。被离婚的女人，这时还没过汤河。她在水渠边的小路上站住了。现在她向一个放牛娃问路。放牛娃指着冯有万的草棚屋。现在女人拐了弯向冯有万的草棚屋走去了。

草阎王振云老三，两手一拍，恍然大悟地说：

“想起来了！”

“怎么？和金姐娃是亲戚？”

“不是！金姐娃她妈，给梁生宝说范村的一个女人。也许就是这？”

大伙都点头相信。他们回到“闲话站”上来了。

现在，闲话换了新的题目——梁生宝的婚姻问题。这也是蛤蟆滩公众注意的事情之一。尽管不是什么村内大事，但梁生宝现在周围乡村影响这样大，怎能不吸引人注意呢？他已经在章村乡、杨村乡、峪口区赵村乡和竹园乡，以他亲身的体会，做了几次关于互助合作优越性的报告了。当上堡乡和冯店乡来请他的时候，不常讲演的小伙子，嗓子已经坏了。同时，建社工作使他离不开村子了。

灯塔社一开始建社，和他的马特别有感情的孙兴发老汉，就公开宣布：将来汤河的石头软了，他也不入社。但是对梁生宝这个人，他和冯有义一样看重他、喜爱他。兴发老二现在感慨地说：

“生宝的头一个童养媳妇，那不是媳妇。那是小伙子脊背上的一块石头，压了小伙子多少年。这阵，小伙子成了有名人了。你